

# 桂南平话、粤语的后滑复合元音韵母

## ——壮语母语干扰引起的演变

覃 远 雄

[提要] 本文讨论桂南平话、粤语由后滑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及其历史来源,认为后滑复合元音韵母是语言接触过程中壮语母语干扰形成的。

[关键词] 桂南平话 粤语 后滑复合元音 语言接触 母语干扰

从桂西、桂西南、桂东、桂东南到粤西、粤北、珠江三角洲等广大地区的桂南平话、粤语大多没有 -i- 介音且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可称之为缺乏介音的方言类型。除非是拼 *n-*、*ŋ-* 和零声母,少数字才有 -i- 介音 (*j-* 也可看作零声母音节介音)。例如:南宁心圩“眼 *ŋjan*<sup>13</sup>, 匀 *joen*<sup>21</sup>”(覃远雄 2018);广州“踩 *iai*<sup>35</sup>, 音 *iem*<sup>53</sup>, 入 *iep*<sup>22</sup>, 喫 *iak*<sup>33</sup>”(白宛如 1998);南宁“爪 *jau*<sup>35</sup>, 有 *jeu*<sup>24</sup>”(林亦、覃凤余 2008)。没有 -i- 介音是桂南平话、粤语的一大特点。

但是,有些方言似乎有 -i- 介音,且几乎可拼所有声母。例如:南宁亭子宕开三、梗二 *ieŋ*、*iek* (覃远雄等 1997);五塘宕开三、梗二 *ieŋ*、*iek* (覃远雄 2001);扶绥宕开三、梗二 *ieŋ*、*iek* (谢建猷 2007);宾阳王灵宕开三 *ieŋ*、*iek* (莫海文 2014);钦州新立话宕开三、梗二 *iaŋ*、*iak* (黄昭艳 2011);横县宕开三 *ieŋ*、*iek* (谢建猷 2007);藤县宕开三 *iaŋ*、*iak* (刘村汉、邓玉荣 1984);昭平宕开三 *ieŋ*、*iek* (黄群 2006);八步宕开三 *iaŋ*、*iak* (陈小燕 2009);苍梧宕开三 *ieŋ*、*iek* (钟梓强 2015);北海市区宕开三 *ieŋ*、*iek* (陈晓锦、陈滔 2005);粤西封开宕开三 *iuŋ*、*iek*, 新兴宕开三 *iaŋ*、*iak* (詹伯慧、张日昇 1998);粤北阳山宕开三 *ieŋ*、*iek*, 连山宕开三 *iaŋ*、*iak*, 仁化宕开三 *ieŋ*、*iek*, 梗开三、四 *ieŋ*、*iek*, 佛冈梗开三、四 *ieŋ*、*iek*, 英德梗开三、四 *iaŋ*、*iak*, 连县梗开二 *iaŋ*、*iak* (詹伯慧、张日昇 1994)。这种现象多分布于广西及其毗连的粤西、粤北地区。这些韵母中,除了韵尾是两个线性排列的元音 -iV, 前一个是高元音,开口度小,后一个是低元音,开口度大。但上述学者并未明确表示 -i- 是介音,从韵母的排列看,似默认为介音。通常所见 -iV(-) 都是 -i- 为介音。从古音来源看,这些韵母多为宕开三,部分是梗开二,梗开三、四较少。传统认为古三、四等字有介音,这似也支持 -i- 是介音。按理说桂南平话、粤语普遍没有 -i- 介音,何以个别韵母会有 -i- 介音呢?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文中未标明出处的语料,皆为笔者调查所获。

### 一 桂南平话、粤语的后滑复合元音韵母

#### (一) 亭子等桂南平话、粤语的后滑复合元音韵母

上列材料只是记录了两个线性排列的元音 -iV, 未必就完全反映了实际读音。我们调查

南宁亭子平话时，记录了  $i\epsilon\eta$ 、 $i\epsilon k$  两个韵母（覃远雄等 1997）。当时我们对这种记法是有疑惑的，也曾考虑记作  $\epsilon\eta$ 、 $\epsilon k$  或  $\epsilon\eta$ 、 $\epsilon k$ ，但总觉得没能很好地反映实际音值。后来我们重新调查了南宁亭子等 6 处桂南平话和粤语，逐渐认识到所谓  $-i-$  介音韵母实际都是  $e^a-$  /  $e^a-$  后滑复合元音韵母，亭子、五塘、宾阳王灵、藤县、八步读  $e^a\eta$ 、 $e^ak$ ，昭平读  $e^a\eta$ 、 $e^ak$ 。近年又对平南、平乐两处进行了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韵母，即平南读  $e^a\eta$ 、 $e^ak$ 、平乐读  $e^a\eta$ 、 $e^a?$ 、 $e^a$ 。e 开口度接近  $i$ ，读得长而紧，是主元音；而上标的  $a$ 、 $\alpha$  短而松，比较模糊，是个后滑音，也称“过渡音”。 $e^a$ 、 $e^a$  就是后滑复合元音。这种记法才比较符合语言事实。亭子等 8 处带后滑复合元音的例字列举如下（字音与字音之间用单竖线“|”隔开，宕开三字音与梗开二字音之间用双竖线“||”隔开。下同。）（平乐调值后上标  $t$  表示紧音节）：

(1) 亭子：娘  $ne^a\eta^{21}$  | 亮  $le^a\eta^{22}$  | 相  $te^a\eta^{55}$  | 胀  $tse^a\eta^{55}$  | 唱  $tshe^a\eta^{55}$  | 伤  $se^a\eta^{53}$  | 姜  $ke^a\eta^{53}$  | 让  $ne^a\eta^{22}$  | 香  $he^a\eta^{53}$  | 样  $je^a\eta^{22}$  | 略  $le^ak^{23}$  | 削  $te^ak^{33}$  | 着  $tshe^ak^{33}$  | 鹊  $tshe^ak^{33}$  | 脚  $ke^ak^{33}$  | 药  $je^ak^{23}$  | 猛  $me^a\eta^{24}$  | 横  $be^a\eta^{21}$  | 冷  $le^a\eta^{24}$  | 争  $tse^a\eta^{53}$  | 铛  $tshe^a\eta^{53}$  | 生  $se^a\eta^{53}$  | 羹  $ke^a\eta^{53}$  | 硬  $ne^a\eta^{22}$  | 行  $he^a\eta^{21}$  | 白  $pe^ak^{22}$  | 拍  $phe^ak^{33}$  | 脉  $me^ak^{23}$  | 窄  $tse^ak^{33}$  | 拆  $tshe^ak^{33}$  | 格  $ke^ak^{33}$  | 额  $ne^ak^{23}$  | 客  $he^ak^{33}$  | 辄  $e^ak^{33}$ 。

(2) 五塘：娘  $ne^a\eta^{21}$  | 亮  $le^a\eta^{22}$  | 箱  $te^a\eta^{53}$  | 墙  $tse^a\eta^{21}$  | 枪  $tshe^a\eta^{53}$  | 伤  $se^a\eta^{53}$  | 姜  $ke^a\eta^{53}$  | 让  $ne^a\eta^{22}$  | 样  $je^a\eta^{53}$  | 略  $le^ak^{24}$  | 削  $te^ak^{44}$  | 着  $tshe^ak^{44}$  | 雀  $tshe^ak^{44}$  | 脚  $ke^ak^{44}$  | 弱  $ne^ak^{24}$  | 药  $je^ak^{24}$  | 撑  $tshe^a\eta^{53}$  | 生  $se^a\eta^{53}$  | 羹  $ke^a\eta^{53}$  | 白  $pe^ak^{22}$ 。

(3) 宾阳王灵：娘  $ne^a\eta^{213}$  | 亮  $le^a\eta^{42}$  | 箱  $te^a\eta^{24}$  | 奖  $tse^a\eta^{44}$  | 酱  $tse^a\eta^{55}$  | 长  $tse^a\eta^{213}$  | 枪  $tshe^a\eta^{24}$  | 唱  $tse^a\eta^{55}$  | 姜  $ke^a\eta^{24}$  | 香  $he^a\eta^{24}$  | 样  $je^a\eta^{42}$  | 略  $le^ak^{42}$  | 削  $te^ak^{44}$  | 着  $tshe^ak^{44}$  | 雀  $tshe^ak^{44}$  | 脚  $ke^ak^{44}$  | 却  $khe^ak^{44}$  | 弱  $ne^ak^{42}$  | 药  $je^ak^{42}$ 。

(4) 藤县：酱  $tse^a\eta^{423}$  | 枪  $tshe^a\eta^{52}$  | 娘  $ne^a\eta^{231}$  | 亮  $le^a\eta^{21}$  | 墙  $tshe^a\eta^{231}$  | 长  $tse^a\eta^{231}$  | 胀  $tse^a\eta^{423}$  | 唱  $tse^a\eta^{423}$  | 伤  $se^a\eta^{52}$  | 姜  $ke^a\eta^{52}$  | 让  $ne^a\eta^{21}$  | 香  $he^a\eta^{52}$  | 羊  $je^a\eta^{231}$  | 雀  $tshe^ak^{33}$  | 略  $le^ak^{11}$  | 削  $te^ak^{55}$  | 着  $tshe^ak^{33}$  | 脚  $ke^ak^{33}$  | 弱  $ne^ak^{11}$  | 药  $je^ak^{11}$ 。

(5) 八步：酱  $tse^a\eta^{35}$  | 枪  $tshe^a\eta^{52}$  | 娘  $ne^a\eta^{132}$  | 亮  $le^a\eta^{214}$  | 墙  $tshe^a\eta^{132}$  | 箱  $tshe^a\eta^{52}$  | 长  $tse^a\eta^{55}$  | 胀  $tse^a\eta^{35}$  | 章  $tse^a\eta^{52}$  | 唱  $tse^a\eta^{35}$  | 伤  $se^a\eta^{52}$  | 姜  $ke^a\eta^{52}$  | 让  $ne^a\eta^{214}$  | 香  $he^a\eta^{52}$  | 羊  $je^a\eta^{132}$  | 雀  $tshe^ak^{5}$  | 削  $te^ak^{34}$  | 着  $tshe^ak^{5}$  | 脚  $ke^ak^{5}$  | 弱  $ne^ak^{214}$  | 药  $je^ak^{214}$ 。

(6) 昭平：箱  $te^a\eta^{53}$  | 枪  $tshe^a\eta^{53}$  | 娘  $ne^a\eta^{13}$  | 亮  $le^a\eta^{214}$  | 胀  $tse^a\eta^{44}$  | 章  $tse^a\eta^{53}$  | 唱  $tse^a\eta^{44}$  | 让  $ne^a\eta^{214}$  | 长  $tse^a\eta^{13}$  | 伤  $se^a\eta^{53}$  | 姜  $ke^a\eta^{53}$  | 香  $he^a\eta^{53}$  | 秧  $te^a\eta^{53}$  | 雀  $tshe^ak^{44}$  | 略  $le^ak^{23}$  | 着  $tshe^ak^{44}$  | 勺  $tse^ak^{23}$  | 弱  $ne^ak^{23}$  | 脚  $ke^ak^{44}$  | 药  $je^ak^{23}$ 。

(7) 平南：枪  $tshe^a\eta^{35}$  | 亮  $le^a\eta^{51}$  | 酱  $tse^a\eta^{51}$  | 箱  $tshe^a\eta^{55}$  | 长  $tse^a\eta^{22}$  | 章  $tse^a\eta^{55}$  | 伤  $se^a\eta^{55}$  | 姜  $ke^a\eta^{55}$  | 让  $ne^a\eta^{21}$  | 香  $he^a\eta^{35}$  | 羊  $je^a\eta^{22}$  | 略  $le^ak^{13}$  | 雀  $tshe^ak^{33}$  | 削  $te^ak^{33}$  | 勺  $tse^ak^{13}$  | 脚  $ke^ak^{33}$  | 弱  $ne^ak^{13}$  | 药  $je^ak^{13}$ 。

(8) 平乐：枪  $tshe^a\eta^{41}$  | 娘  $ne^a\eta^{131}$  | 亮  $le^a\eta^{113}$  | 酱  $tse^a\eta^{33}$  | 箱  $tshe^a\eta^{41}$  | 长  $tse^a\eta^{533}$  | 章  $tse^a\eta^{41}$  | 唱  $tse^a\eta^{33}$  | 伤  $se^a\eta^{41}$  | 香  $he^a\eta^{41}$  | 姜  $ke^a\eta^{41}$  | 强  $khe^a\eta^{533}$  | 让  $ne^a\eta^{113}$  | 秧  $te^a\eta^{41}$  | 脚  $tse^a\eta^{55}$  | 着  $tshe^a\eta^{113}$  | 药  $je^a\eta^{113}$  | 冷  $le^a\eta^{224}$  | 争  $tse^a\eta^{42}$  | 铛  $tshe^a\eta^{42}$  | 生  $se^a\eta^{42}$  | 羹  $ke^a\eta^{42}$  | 行  $he^a\eta^{131}$  | 横  $we^a\eta^{131}$  | 百  $pe^a\eta^{42}$  | 拍  $phe^a\eta^{42}$  | 拆  $tshe^a\eta^{42}$  | 客  $tshe^a\eta^{42}$  | 格  $ke^a\eta^{42}$  | 辄  $tshe^a\eta^{42}$  | 白  $pe^a\eta^{113}$  | 脉  $me^a\eta^{113}$ 。

这 8 处方言的  $e^a\eta$  /  $e^ak$  听感上有点像北京话的  $ian$ ，但差别还是很大。从本质上说，介音加主元音、主元音带后滑音都是复合元音，即两个元音的线性排列。但是两者也有根本区别，即两个元音谁主谁次的关系不同；如果把介音也看作滑音的话，那就是前滑复合元音与后滑复合元音的区别。既然亭子等 8 处桂南平话和粤语是后滑复合元音韵母，自然就不会存在  $-i-$  介音韵母。由此看来，这些方言并非桂南平话和粤语音节普遍无  $-i-$  介音的例外类型，这就回答了上文提出的问题。汉语一个音节，除了不同的线性成分和非线性成分有别义作用，线性成分的主次关系也可以区别意义。除亭子等 8 处方言外，上述其他所谓  $-i-$  介音韵母实际情形或许也如同亭子等处。

## (二) 粤北、粤西等地的后滑复合元音韵母

詹伯慧、张日昇（1994:19、26，1998:35-36）指出阳山“ $e\eta$ 、 $ue\eta$ 、 $i\eta$ 、 $ui\eta$ 、 $e^k$ 、 $i^k$ ”的实际发音为  $e^v\eta$ 、 $ue^v\eta$ 、 $i^v\eta$ 、 $ui^v\eta$ 、 $e^vk$ 、 $i^vk$ ”，中间有一个短促而模糊的  $v$  伴随；连县  $\ae\eta$ 、 $\ae k$  中的  $\ae$  接近于  $\emptyset$ ，后边有一个过渡音  $\upsilon$ ，实际是  $\emptyset^2\eta$ 、 $\emptyset^2k$ ；在  $i\eta$ 、 $i k$  中， $i$  稍松稍低， $i$  后有

一过渡音  $\nu$ ，实际为  $i^{\nu}\eta$ 、 $i^{\nu}k$ 。粤西新兴  $iu$  韵母实际音值为  $i^{\nu}u$ ，中间有较明显的过渡音  $\nu$ ； $im$ 、 $ip$ 、 $un$ 、 $ut$  实际分别为  $i^{\nu}m$ 、 $i^{\nu}p$ 、 $\epsilon^{\nu}n$ 、 $\epsilon^{\nu}t$ ，主元音与韵尾之间有一过渡音  $\nu$ 。据侯兴泉（2017），封开开建也有  $i^{\nu}$ 、 $i^{\nu}\eta$ 、 $i^{\nu}k/i^{\nu}k$  韵母。这些过渡音就是后滑音。

据麦耘（2008），广西贺州八步鹅塘八都话，有一类“先长闭元音”的复合元音  $ia$ 、 $ia\epsilon$ 、 $ua$ 、 $ua\epsilon$ 、 $ya$ 、 $ya\epsilon$ ，可以独立成韵母，也可以带韵尾构成  $ia\epsilon u$ 、 $ia\epsilon \eta$ 、 $ia\epsilon \eta$ 、 $ua\epsilon i$ 、 $ua\epsilon i$ 、 $ua\epsilon \eta$ 、 $ya\epsilon \eta$  等韵母。这种复合元音跟北京话后响复合元音差别很大，前一个元音比后一个长，不宜处理为介音。潘悟云（2006）列举了徽语、吴语一些后滑音韵母的现象。例如：徽语屯溪、休宁的  $i\epsilon$ 、 $u\epsilon$ 、 $y\epsilon$ ，黟县的  $i\epsilon u$ 、 $i\epsilon \epsilon$ 、 $u\epsilon \epsilon$ 、 $y\epsilon \epsilon$ ，祁门的  $i\epsilon$ 、 $u\epsilon$ 、 $y\epsilon$ 、 $ua\epsilon$ 、 $iu\epsilon$ 、 $i\epsilon$ 、 $u\epsilon$ 、 $y\epsilon$ ，长元音后边的是后滑音；吴语庆元的“珠  $t\epsilon y\epsilon$ ”，松阳的“此  $t\eta\epsilon$ ”，江山的“紫  $t\eta\epsilon$ ”，其中  $y$ 、 $\eta$  是主元音， $\epsilon$ 、 $\epsilon$  是后滑音。

梁敏、张均如（1996:59）在讨论侗台语族韵母特点时指出“壮、布、黎等语言的部分地区，长的高元音都带有不同程度的过渡音，壮语右江、桂边土语比较明显，一般标作  $ia\epsilon$ 、 $ua\epsilon$ 、 $ua\epsilon$  或  $ia\epsilon$ 、 $ua\epsilon$ 、 $ua\epsilon$ ”。所谓过渡音实则后滑音。

### （三）后滑复合元音韵母的意义

也许有人认为，只要能跟其他韵母区别开来就行，前述后滑复合元音也可以记作单元音，这样也符合桂南平话、粤语无  $-i-$  介音的类型特征。从所见材料看，有些记作单元音可能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首先，本来是复合元音，记作单元音没有反映语言事实，还不如  $-i-$  介音韵母的记法。其次，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以此为依据讨论方言的演变很可能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描写错了，就很难保证解释的正确。因此后滑音必须记出来。

上述后滑复合元音，有的后边没有别的音，似乎后滑音可以分析为韵尾；有的有别的音，比如亭子等处滑音后面有辅音  $-\eta/-k$ ，后滑音就不宜处理为韵尾，否则就会出现元音加辅音的双韵尾  $^{-a}\eta/^{-a}k$ 。处理为双韵尾的代价是韵尾复杂化，而且不利于历史演变分析；而为了韵腹简化，把后滑复合元音处理为单元音，其实也不利于历史演变分析，一样得不偿失。潘悟云（2006）较早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记录后滑音的必要性，并且说明了滑音跟介音和元音韵尾是有区别的，进而提出一种新的汉语音节描写方法，对汉语方言音节描写很有启发意义。我们认为可以把亭子等 8 处方言的后滑复合元音整体看作韵腹，这样处理无论是共时分析还是历时分析都比较便利。

## 二 桂南平话、粤语后滑复合元音韵母的来源

### （一）壮语是无 $-i-$ 介音类型语言

从古音来历看，前述 8 处汉语方言可分为 3 种类型：①来自宕开三和梗二，如亭子、五塘；②来自宕开三，如宾阳、昭平、八步、平南、藤县；③松调（松音节）来自宕开三，紧调（紧音节）来自梗二，如平乐。概括地说，前述 8 处汉语方言后滑音复合元音来自古宕开三和梗二。现代汉语方言古宕开三常见的是读  $-i-$  介音韵母，梗开二常见的是读单元音韵腹韵母。为什么亭子等 8 处读后滑复合元音韵母？根本问题还是桂南平话、粤语何以就演变成无  $-i-$  介音的方言类型？

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周边壮语的影响。粤桂自古就是壮侗民族分布地区，至今还有不少地方壮族、汉族杂处，地理上壮族、汉族杂处由西往东渐次减弱。多民族杂居带来的结果首

先就是语言的接触融合，显然东部很早就有壮侗语融入汉语的现象。在此过程中，壮侗语必然会受到汉语的影响，汉语也免不了要受到壮侗语的影响。现代壮语的音系结构跟桂南平话、粤语非常相似，都属无 *-i-* 介音类型，显然与相互接触有关。张均如等（1999）列举的 36 处壮语方言，韵母系统都没有 *-i-* 介音，以桂中地区来宾壮语为例：

i iu im in iŋ ip it ik; iu im in iŋ ip it ik; e ei e:u e:m e:n e:ŋ e:p e:t e:k; eŋ ek; a ai a:u a:m a:n a:ŋ a:p  
a:t a:k; ai au au: am an aŋ ap at ak; o oi o:m o:n o:ŋ o:p o:t o:k; ou om on oŋ op ot ok; u ui u:m u:n u:ŋ  
u:p u:t u:k; um un uŋ up ut uk; u: u:i u:n u:ŋ u:t u:k; əu un uŋ ut uk

36 处壮语方言中，武鸣、平果、田东、田林、凌乐、南丹、广南<sup>沙支系</sup>、丘北、广南<sup>依支系</sup>、砚山等 10 处方言有 *-iV-* 韵母结构，但 *-i-* 并非介音。武鸣、平果、田林、凌乐的 *iə-*、*ia-* 对应于其他方言的长元音 *i:-*，同时也与短元音 *i-* 相对。例如：

武 鸣	iəm/im	iən/in	iəŋ/iŋ	iəp/ip	iət/it	iək/ik
平 果	iəm/im	iən/in	iəŋ/iŋ	iəp/ip	iət/it	iək/ik
田 林	iam/im	ian/in	iaŋ/iŋ	iap/ip	iat/it	iak/ik
凌 乐	iam/im	ian/in	iaŋ/iŋ	iap/ip	iat/it	iak/ik
柳 江	im/im	in/in	iŋ/iŋ	ip/ip	it/it	ik/ik
横县北	im/im	in/in	iŋ/iŋ	ip/ip	it/it	ik/ik
邕宁北	im/im	in/in	iŋ/iŋ	ip/ip	it/it	ik/ik
龙 州	im/im	in/in	iŋ/iŋ	ip/ip	it/it	ik/ik
大 新	im/im	in/in	iŋ/iŋ	ip/ip	it/it	ik/ik

张均如等（1999:227）指出“各地一般都有长 *i* 韵，但音值有出入：红水河中下游以及南部方言大多数地区音值是 *i:*，其他地区音值是带过渡音的 *iə-*，右江、桂边一带的过渡音最明显，标记为 *ia-*”。列举数例如下：

	镰刀	鞭子	三脚灶	疼爱	休息	木板鞋
武 鸣	liəm <sup>2</sup>	piən <sup>1</sup>	kiəŋ <sup>2</sup>	diəp <sup>9</sup>	jiət <sup>9</sup>	kiək <sup>8</sup>
田 林	liam <sup>2</sup>	pian <sup>1</sup>	tɕian <sup>2</sup>	——	jiat <sup>9</sup>	——
柳 江	liim <sup>4</sup>	pi:n <sup>1</sup>	ki:ŋ <sup>2</sup>	——	ji:t <sup>9</sup>	kjak <sup>10</sup>
来 宾	liim <sup>4</sup>	pi:n <sup>1</sup>	ki:ŋ <sup>2</sup>	di:p <sup>9</sup>	ʔji:t <sup>9</sup>	ki:k <sup>8</sup>
龙 州	liim <sup>2</sup>	pi:n <sup>1</sup>	ki:ŋ <sup>2</sup>	di:p <sup>7</sup>	ji:t <sup>7</sup>	ki:k <sup>8</sup>
德 保	liim <sup>2</sup>	pi:n <sup>1</sup>	ki:ŋ <sup>2</sup>	di:p <sup>10</sup>	hi:t <sup>9</sup>	——

这里所谓的过渡音实际就是后滑音。*iə-*、*ia-* 实际是 *i:ə-*、*i:a-*，长元音 *i:* 带后滑音。黄舒娜（2015:16-17）也举例说明了巴马壮语的 *i:ə-* 多对应于壮语其他方言的长元音 *i:*。壮语基本上也是无 *-i-* 介音类型语言，与桂南平话、粤语的相似绝非偶然。桂南平话、粤语的后滑音应是壮语影响的结果。

桂南平话、粤语是如何受到壮语影响的呢？汉语、壮语长期互相接触自然会逐渐趋同，形成一些共同的特征。但为什么是汉语趋同于壮语，而不是相反的方向？换言之，汉语有 *-iV-* 介音韵母发音习惯，壮语无 *-iV-* 介音韵母发音习惯，汉语为什么改变自己的习惯而学习壮语的发音习惯呢？仅仅说长期接触影响所致，显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我们认为桂南平话、粤语古宕开三、梗二今读为后滑音韵母是壮语使用者学习汉语过程中受母语干扰引起的演变。桂南平话、粤语音系结构比任何一个汉语方言都更接近于中古汉

语，它们来源于唐宋时期的汉语共同语。唐宋时期的汉语共同语在岭南传播主要是通过文教渠道来实现的，也就是通过书面语的学习逐步传播开来。壮语使用者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自然就会把固有的发音习惯带入汉语，习惯保留的同时，所学的汉语却走样了。

### (二) 宕开三后滑复合元音韵母的来源

一般认为，中古汉语宕开三的字是有介音的，王力（1985）拟为 \*jaŋ, \*jak。\*j- 演变为 -i- 介音是很自然的，多数现代汉语方言都是如此。壮语没有 -i- 介音，壮语使用者在学习汉语宕开三的字时，就会把 -i- 介音读得长而紧并且受到韵腹影响开口度变大成 e，原来的韵腹 a 反而变得短而松，成为后滑音，即 ia- → (i<sup>a</sup>-) → e<sup>a</sup>-。这种演变本质上是一个音节里线性成分之间关系的改变，实际就是介音加主元音变成了主元音带后滑音。而今有些方言为何又读作单元音韵腹 e（含 ε、ɛ）呢？这可能是后滑音脱落的结果，即 ia- → e<sup>a</sup>- → e。例如：

(1) 心圩：娘nen<sup>21</sup>|亮len<sup>22</sup>|墙tsen<sup>21</sup>|长tsen<sup>21</sup>|唱tshen<sup>35</sup>|箱θen<sup>53</sup>|姜ken<sup>53</sup>|让nen<sup>22</sup>|香jen<sup>53</sup>|雀tshək<sup>33</sup>|脚kek<sup>33</sup>|弱nek<sup>24</sup>|约jek<sup>33</sup>|药jek<sup>24</sup>。

(2) 田东：娘nen<sup>31</sup>|凉len<sup>31</sup>|箱ten<sup>54</sup>|长tsen<sup>31</sup>|唱tshen<sup>35</sup>|姜ken<sup>54</sup>|香jen<sup>54</sup>|略lek<sup>24</sup>|削tek<sup>33</sup>|着tsek<sup>22</sup>|脚kek<sup>33</sup>|弱nek<sup>24</sup>|约jek<sup>33</sup>|药jek<sup>33</sup>。

(3) 崇左：娘nen<sup>31</sup>|亮len<sup>33</sup>|箱ten<sup>55</sup>|长tʃen<sup>31</sup>|章tʃen<sup>55</sup>|唱tʃhen<sup>35</sup>|伤ʃen<sup>55</sup>|姜ken<sup>55</sup>|让jen<sup>22</sup>|香jen<sup>55</sup>|略lek<sup>33</sup>|削tek<sup>33</sup>|雀tʃək<sup>35</sup>|着tʃək<sup>22</sup>|脚kek<sup>33</sup>|约jek<sup>33</sup>|药jek<sup>21</sup>。

(4) 宾阳新宾：娘nen<sup>213</sup>|亮len<sup>42</sup>|箱ten<sup>24</sup>|长tʃen<sup>213</sup>|酱tʃen<sup>55</sup>|唱tʃhen<sup>55</sup>|伤ʃen<sup>24</sup>|姜ken<sup>24</sup>|让nen<sup>42</sup>|香jen<sup>24</sup>|略lek<sup>22</sup>|削tek<sup>33</sup>|着tʃək<sup>33</sup>|雀tʃhek<sup>33</sup>|脚kek<sup>33</sup>|弱nek<sup>22</sup>|药jek<sup>2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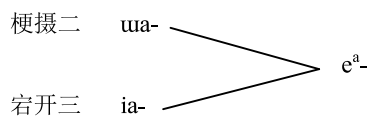
(5) 横县蒙村：娘nen<sup>24</sup>|亮len<sup>21</sup>|箱ten<sup>55</sup>|长tsen<sup>24</sup>|酱tsen<sup>53</sup>|唱tshen<sup>53</sup>|伤sen<sup>55</sup>|姜ken<sup>55</sup>|香hen<sup>55</sup>|样hen<sup>21</sup>|秧jen<sup>55</sup>|略lek<sup>21</sup>|着tsek<sup>33</sup>|雀tshək<sup>33</sup>|脚kek<sup>33</sup>|弱nek<sup>21</sup>|约jek<sup>33</sup>。

(6) 桂平木乐：枪then<sup>51</sup>|娘nen<sup>35</sup>|亮len<sup>51</sup>|箱θen<sup>35</sup>|章tʃen<sup>35</sup>|长tʃen<sup>33</sup>|唱tʃhen<sup>51</sup>|伤tʃen<sup>35</sup>|姜ken<sup>35</sup>|强khen<sup>32</sup>|香hen<sup>35</sup>|羊jen<sup>32</sup>|略lek<sup>2</sup>|雀θek<sup>3</sup>|着tʃek<sup>2</sup>|脚kek<sup>3</sup>|药jek<sup>2</sup>（陈海伦、林亦 2009）。

心圩、田东、崇左有“香 jen”“药 jek”，不读后滑音韵母，因为介音 -i- 直接充当声母，完全符合无介音韵母的方言类型特征。

### (三) 梗二后滑复合元音韵母的来源

前举亭子、五塘、平乐的古梗二也读后滑复合元音韵母。不过，亭子、五塘的梗二与宕开三合并，平乐读紧调（紧音节），保持梗二与宕开三的区别。有些学者认为中古汉语二等字有介音，如郑张尚芳（1987）拟为 \*y-、潘悟云（2000）拟为 \*u-、麦耘（2009）拟为 \*ʉ-。据此，可以假定桂南平话、粤语古梗二的字原本有介音 \*u-，读得长而紧并受到韵腹 a 影响低化成 e（含 ε、ɛ），韵腹读得短而松变成后滑音，与宕开三合并，即：



但是，有些方言今有读为单元音韵腹的，这又作何解释呢？例如：

(1) 心圩：盲men<sup>21</sup>|冷len<sup>13</sup>|铛tshen<sup>53</sup>|生θen<sup>53</sup>|硬nen<sup>22</sup>|行hen<sup>21</sup>|争tsen<sup>53</sup>|耕ken<sup>53</sup>|拍phek<sup>33</sup>|拆tshək<sup>33</sup>|脉mek<sup>24</sup>|隔kek<sup>33</sup>|辄ek<sup>33</sup>。

(2) 田东：棚pen<sup>31</sup>|盲men<sup>31</sup>|冷len<sup>24</sup>|铛tshen<sup>54</sup>|生sen<sup>54</sup>|行hen<sup>31</sup>|争tsen<sup>54</sup>|耕ken<sup>54</sup>|硬nen<sup>22</sup>|百pek<sup>33</sup>|脉mek<sup>24</sup>|窄tsek<sup>33</sup>|拆tshək<sup>33</sup>|客hek<sup>33</sup>|隔kek<sup>33</sup>|辄ek<sup>33</sup>。

(3) 崇左：棚pen<sup>31</sup>|盲men<sup>31</sup>|冷len<sup>21</sup>|争tʃen<sup>55</sup>|铛tʃhen<sup>55</sup>|生ʃen<sup>55</sup>|耕ken<sup>55</sup>|硬nen<sup>22</sup>|行hen<sup>31</sup>|百pek<sup>33</sup>|脉mek<sup>21</sup>。

拆tʃhek<sup>33</sup>|隔kek<sup>33</sup>|客hek<sup>33</sup>|辄ek<sup>33</sup>。

(4) 昭平: 猛men<sup>35</sup>|冷len<sup>35</sup>|争tʃen<sup>53</sup>|铛炒菜锅tʃhen<sup>53</sup>|生ʃen<sup>53</sup>|羹ken<sup>53</sup>|硬nen<sup>214</sup>|行hen<sup>13</sup>|百pek<sup>54</sup>|脉mek<sup>23</sup>|拆tʃhek<sup>54</sup>|隔kek<sup>54</sup>|辄nek<sup>54</sup>。

(5) 藤县: 猛men<sup>24</sup>|冷len<sup>24</sup>|争tʃen<sup>52</sup>|铛炒菜锅tʃhen<sup>52</sup>|生ʃen<sup>52</sup>|耕ken<sup>52</sup>|硬nen<sup>21</sup>|行en<sup>231</sup>|百bek<sup>55</sup>|脉mek<sup>11</sup>|责tʃek<sup>55</sup>|拆tʃhek<sup>55</sup>|格kek<sup>55</sup>|辄ek<sup>55</sup>。

(6) 宾阳王灵: 盲man<sup>213</sup>|争tʃan<sup>24</sup>|耕kan<sup>24</sup>|硬nan<sup>42</sup>|行han<sup>213</sup>|百pak<sup>44</sup>|脉mek<sup>42</sup>|窄tʃak<sup>44</sup>|客hak<sup>44</sup>|隔kak<sup>44</sup>。

(7) 八步: 盲man<sup>132</sup>|冷lan<sup>24</sup>|争tʃan<sup>52</sup>|铛炒菜锅tʃhan<sup>52</sup>|生ʃan<sup>52</sup>|耕kan<sup>52</sup>|硬nan<sup>214</sup>|行an<sup>132</sup>|百pak<sup>34</sup>|脉mak<sup>21</sup>|责tʃak<sup>214</sup>|拆tʃhak<sup>34</sup>|隔kak<sup>34</sup>|辄nak<sup>34</sup>|客hak<sup>34</sup>。

(8) 平南: 盲man<sup>22</sup>|冷lan<sup>13</sup>|争tʃan<sup>55</sup>|生ʃan<sup>55</sup>|耕kan<sup>55</sup>|行an<sup>22</sup>|百pak<sup>33</sup>|脉mak<sup>13</sup>|责tʃak<sup>33</sup>|拆tʃhak<sup>33</sup>|隔kak<sup>33</sup>|客ak<sup>33</sup>。

心圩、田东、崇左的梗二与宕开三合并, 今读单元音韵腹 e (含ε、E), 可能是后滑音脱落的结果, 即 uaa- → e<sup>a</sup>- → e-。昭平、藤县、宾阳王灵、八步、平南的梗二有别于宕开三, 可能是独立的演变。其实, 所有单元音韵腹读法也完全可能是独立演变的结果, e (含ε、E) 读法不一定是后滑音脱落变来的。既然是壮语使用者学习汉语所致, 不同地方的壮语使用者就有可能学得不太一样。有些直接把 ia-、uaa- 学成了 e (含ε、E), 因此, 有别于后滑音的读法。实质上是学习过程中把介音和韵腹合并成了 e (含ε、E), 即 ia / uaa- → e-。这是比较特殊的合音演变方式。宾阳王灵、八步、平南古梗二的字今读为 a-, 则可能是 uaa- 介音脱落所致, 即 uaa- → a-; 但这也是壮语使用者学习汉语时母语干扰的结果。对比相邻的昭平、藤县两处, 八步、平南原本可能也是读 e-, 今读 a- 倒更有可能来自广府粤语。无论是学成了后滑复合元音, 还是学成了单元音, 都是壮语使用者母语无 -i- 介音干扰的结果。

#### (四) 壮侗民族的“民汉语”与桂南平话、粤语

依据上文观点, 桂南平话、粤语最早就是壮侗民族说的汉语, 可称作“民汉语”。这是壮侗民族学习汉语共同语的结果。壮侗民族在学习汉语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母语的干扰, 将母语的一些习惯带入汉语, 遂形成一些与壮侗语相似而有别于其他汉语方言的特征。后滑复合元音读法就是其中之一。当初北来的汉族毕竟是少数, 他们必然会受到“民汉语”的影响, 尤其是他们的后代更容易接受人口占多数的壮侗民族使用的“民汉语”。经世代相传, 最初的“民汉语”就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桂南平话、粤语。当然, 后来的演变和传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其中会有自身的演变, 但最初总离不了二语习得这一方式。桂南平话、粤语在岭南的传播有移民方面的途径或渠道, 但文教是主要的方式, 尤其是最初由北方传入岭南的时候。后来的西南官话、普通话也大抵如此。不同的是西南官话传入时已有了今天还看得见的桂南平话和粤语, 普通话传入时已有了更多的汉语方言。因此, 又多了几分复杂。

#### 参考文献

- [1] 白宛如. 1998. 《广州方言词典》,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 [2] 陈海伦、林亦. 2009. 《粤语平话土话方音字汇 (第一编 广西粤语、桂南平话部分)》,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3] 陈晓锦、陈滔. 2005. 《广西北海市粤方言调查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4] 陈小燕. 2009. 《广西贺州八步 (桂岭) 本地音系》, 《方言》第 1 期.
- [5] 侯兴泉. 2017. 《封开方言志》,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 [6] 黄 群. 2006. 《广西昭平方言音系》, 《方言》第 2 期.
- [7] 黄舒娜. 2015. 《巴马壮语语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
- [8] 黄昭艳. 2011. 《钦州新立话研究》,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9] 梁 敏、张均如. 1996. 《侗台语族概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0] 梁伟华、林 亦. 2008. 《广西崇左新和蔗园话研究》,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11] 林 亦、覃凤余. 2008. 《广西南宁白话研究》,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12] 刘村汉、邓玉荣. 1984. 《藤县音系》, 《梧州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学报》.
- [13] 麦 耘. 2008. 《广西八步鹅塘“八都话”音系》, 《方言》第 1 期.
- [14] 麦 耘. 2009. 《音韵学概论》,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 [15] 莫海文. 2014. 《广西宾阳王灵镇平话同音字汇》, 《方言》第 1 期.
- [16] 潘悟云. 2000. 《汉语历史音韵学》,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17] 潘悟云. 2006. 《汉语的音节描写》, 《语言科学》第 2 期.
- [18] 覃远雄. 2001. 《桂南平话的主元音及韵母格局》, 《方言》第 2 期.
- [19] 覃远雄. 2018. 《南宁心圩平话语音系统》, 《钦州学院学报》第 2 期.
- [20] 覃远雄、韦树关、卞成林. 1997. 《南宁平话词典》,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 [21] 王 力. 1985. 《汉语语音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2] 谢建猷. 2007.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 [23] 詹伯慧、张日昇. 1994. 《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 [24] 詹伯慧、张日昇. 1998. 《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 [25] 张均如、梁 敏、欧阳觉亚等. 1999. 《壮语方言研究》,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 [26] 郑张尚芳. 1987. 《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第 4 期.
- [27] 钟梓强. 2015. 《广西苍梧本地话音系》, 《方言》第 2 期.

## On Falling Diphthong Rhymes in Pinghua in Southern Guangxi and Cantonese: Changes Induced by Zhuang Speakers' Mother Tongue Interference

QIN Yuanxiong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alling diphthong rhymes and their historical origins in Pinghua spoken in southern Guangxi and Cantonese, and holds that these rhymes result from the Zhuang speakers' mother tongue interference in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contact.

**[Keywords]** Pinghua spoken in southern Guangxi Cantonese falling diphthongs language contact mother tongue interference

(通信地址: 330031 南昌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100732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本文责编 李云兵】